

第二十五屆五虎崗文學獎□小說組佳作：舅舅的瘋狂派對

瀛苑副刊

文□張曉惠（中文系）

它的前身一定是舞廳，豪華歌舞廳。

你站在半圓型吧檯旁，看著挑高天花板上歐式水晶吊燈，還閃耀鑽石晶光，沿著螺旋扶手走下階梯，是八十坪大的檜木舞池，舞池前鑲著月牙型景觀魚缸，還蓄養著幾隻橘紅色金魚，水下埋著燈光，周圍種滿萬年青，仔細看，許多窗沿、桌椅、櫃緣，還靜靜躺著細緻的銅雕花紋或繁複幾何圖形，這裡還有些蠢蠢欲動死不瞑目的叛亂份子，好像就等著一個鼓點一串拍子，將立刻復活，再現風華。

你幾乎可以想像，當年紙醉金迷夜夜笙歌的燦爛，鮮紅地毯從玻璃大門到大理石階梯再一路延伸而下，四牆迸射幻彩燈光，各色閃燈與煙霧交錯渲染，再加上七彩霓虹的激光效果，讓人忘了苦難忘了現實，電子樂音衝撞耳膜動地而來，紅男綠女緊踩住節奏扭腰擺臀點踏轉躍，裙擺飛揚耳鬢私磨的同時奮力捕捉每一個節拍與狂亂心跳，霓虹閃爍絢麗，將整個空間所有人漩入奇幻流光中……

如今，生命，在此緩步。逐漸停留，猶豫不前、萎靡不振。

陰暗與潮濕，日漸壯大、盤據，接近發霉的體味與屎尿腥臊交逼而來，閒置過久的體液，尤其是口水，衣上、褲上、桌上、手上或床上，等著一一被抹去，或乾滯成霉腥，緩撲向你，一波又一波。

只有時間最精神，還自顧自地走著，時針、分針、秒針，按自己的節拍，在一呼一吸或者幾乎不呼不吸間，滴答算計著，日頭移位的角度、月娘行走的速度、死神造訪的腳步。

不如死死算了。

絕望的親屬都這樣想過，甚至怨懟上天的捉弄死神的效率，可是過幾天，又來探望，帶著鱸魚湯、蘋果、雞精、餅乾麵包、飲料、中藥粉等，哄著吃下去，哄著去復健，哄著不要哭，哄著要堅強。

二一五病房。

215-1 褚X圖 60歲

中風導致車禍，右半邊癱瘓、言語功能喪失。意識清楚、流質食物、需約束。

215-2 陳X貴 50歲(新病友)

車禍，下半身癱瘓萎縮、上肢浮腫。意識清楚，脾氣差、菸癮大，需耐心溝通。

215-3 葉X福 70歲

急性腦溢血，全身癱瘓、意識不清無法言語，使用鼻胃管導尿管，易患褥瘡，按時翻身拍背。

215-4 謝X榮 76歲

心臟病，全身癱軟無力、意識不清無法言語，使用鼻胃管灌食，注意呼吸器，按時翻身拍背。

216-5 魏X興 52歲(新病友)

心血管疾病，左肢萎縮，下半身無力，意識清楚言語含糊，挑食、嗜吃零嘴，需約束。

你讀著醫護人員貼在每一張病床上關於病患的情況及照護重點。一個越傭負責十位病患，癱瘓程度不同，照護方式與飲食內容自然不同。相同的是，呆滯絕望的神情與焦躁易怒(也易哭)的情緒。舅舅住進二一五將近半年，他的一對兒女全落荒而逃後，你母親仍堅持一週至少四次的探望，並親自推到附近的中醫診所接受頭部針灸治療，要藉由較強烈的刺激喚醒他的運動神經和言語表達能力，其他家屬看到舅舅的進步後，也紛紛不辭辛苦推著輪椅求助中醫，頂著毒辣太陽在顛簸不平的柏油路上前進時，還得忍受後方車輛不懷好意的喇叭催促，十多分鐘的路程，汗如雨下狼狽不堪，有些病患體型壯碩，害得家人閃到腰、拉傷手臂，只能在小小的推拿室裡，互吐苦水互相安慰，有的家屬中途而廢，不再期待那看不見的遙遙無期的奇蹟；剩下的則可組織「病患家屬聯誼會」，他們常嚷著腰酸背痛，拜託中醫師搬家，最好搬到養護之家隔壁；有的耐著性子教導病患，從最簡單的「好」、「不好」、「痛」、「再見」，有的忙著安撫不願接受推拿任性嚎叫的病患，反正彼此聊天打氣分享照料心得復健成效，熱鬧得很。

療程結束後，推著輪椅再上路，好些個白髮蒼蒼的老爸爸老媽媽，佝僂著身軀在大馬路上緩緩前進，令人不捨，但兒女的病痛讓他們忘了自己的病痛。

明天再見。

只為了那一公分的進步。

舅舅的脾氣暴躁情緒不穩，時而亂吼亂揮，時而沮喪嚎哭，而且怒瞪母親，對母親將他安置在養護之家的決定非常憤怒，加上無法言語的痛苦，使他動輒發狂哭鬧，好幾次連你都忍不住對他惡言相向。半年來，只會講「一」、「二」和「五」，所以全養護之家的看護和病友，連中醫師推拿師都戲稱他「125」。

推拿時劇烈的疼痛讓舅舅眉頭深鎖、五官扭曲、眼角泛淚、口水亂淌，你與母親只能在旁加油，鼓勵他一定要勇敢對抗萎縮的神經與肌肉，因為退化的速度是進步的兩倍，一旦放任一邊肌肉萎縮，等於宣告兩邊都放棄，左邊跟著右邊一起墮落後，等於敞開大門歡迎癱瘓光臨。

人一癱，生命現象開始停滯、猶豫，死神就來敲門了。

你也結識了住在舞池右方、左方的其他病友：

李阿滿 80歲 老人癡呆行動遲緩(依靠輪椅)，身形瘦小滿頭銀白，逢人便問：你住哪？可不可以給我零錢，我要坐火車，我愛緊返去，我孫巴豆妖。

邱玉枝 79歲 老人癡呆行動遲緩，身形瘦小滿頭灰白，臉面乾癟佈滿歲月足跡，愛唱歌跳舞，會自創八家將式新潮舞步，脾氣差，心情不佳時常對看護及探病家屬發洩，勿正面交鋒。

陳宛婷 7歲 腦性麻痺，發育不良下肢萎縮，行動不便仰賴輪椅，看愛人唱歌跳舞，唾沫漫流需綁圍巾，口齒不清生性頑皮，常自行推動輪椅尋找老友，會亂按電源開關。

其實他們並不認識你，你就像其他來來往往的家屬，偶而出現，很快消失，屬於自由世界的人種，你的微笑暗示了你的世界的美好，他們永遠回不去的國度。

回不去卻不願放棄，尤其是新住客，還沒拜過碼頭就開始哭，成天哀嚎吵鬧，他們知道，沒多久就會哭槁成一付一模一樣的蒼白，而且淚水越多枯得越快，他們不願再淹溺於痛苦怨恨裡，要留點氣力，在黑暗中緬懷自由，與青春。

那是絕望深淵的靈光一現。

舞池後方的包廂全改建成病房，大病房可住重症病患十名，小病房如二一五，可容納五床。其中兩個房間，一個設成佛堂，一個安上十字架，如果信菩薩，就來領受「無上甚深微妙法」，所謂「眾生被困厄，無量苦逼身，觀音妙智力，能就世間苦。」只要一心稱觀世音菩薩名號，菩薩能以無畏施於眾生；若信仰耶穌，就來虔心禱告，請祂赦免一切我們知道或不知道的罪，洗滌我們一切的不義並懇求醫治，你看著牆上的箴言：

祂被掛在木頭上，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，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義上活。因祂受

的鞭傷，你們便得了醫治。

(彼得前書二章二十四

節)

你又想起舅舅哭喪的臉。他早年可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，不但勤做禮拜，還能用優美雄渾的歌聲演唱聖歌，與教友暢談並見證來自天父的愛，當時的你只知道跟著他就有吃不完的小點心和糖果，不懂阿嬤為何老是痛罵他「背祖」，每次過年圍爐，他總熱衷於散佈福音，要是家人流露出懷疑不耐的眼光，他會馬上拉高音量口沫橫飛地宣布最近一次的親眼見證，對於不能領受上帝恩典、不願禱告祈求並讓耶穌進入內心的我們，簡直是痛心疾首。

有一次，你親眼見到他口中一顆豆大的唾液隨著「天父啊」噴入碗裡，而且是落在你剛夾到的鮭魚生魚片上，那可是餐桌上最後一片啊，那麼多張嘴，要在筷林匙雨中夾到那一塊嫩紅然後平安放入碗裡有多不易，你都快哭出來了，沒想到他一見你如此感動彷彿大夢初醒，講演得更加激動。

後來你在兩面都沾上厚厚一層芥末，才忍耐著吃下肚。大概是從這一年之後，他開始提到自己能接受來自神明的特殊訊息，因為上帝選中他擔任代言人，好警告世上執迷不悔的男男女女，世界末日即將來臨，不信仰上帝的人都有罪。

當所有人都認為他頭殼壞去，他還是偷偷告訴你，他其實是耶穌再世，「要來拯救世人。」

養護院曾邀請某個歌舞團來為病患獻唱，你看見濃妝艷抹的團員們頗顯老態，艷紅嘴唇嵌在雪白臉皮上，你想像出手摳刮後紛紛灑下的石灰粉如老牆斑駁，但各個身穿高衩旗袍足登高跟鞋，從小城故事、春風吻上我的臉、愛拼才會贏、相思河畔唱到給我一個吻，而且又扭又跳的，敬業的態度讓人不敢伸手冒犯。現場氣氛好極了，玉枝阿嬤興奮的一路伴舞，陳小妹在輪椅上又蹦又跳差點滾下來，只有舅舅撐著頭眉宇深鎖，好像在抗議節目太難看，也可能是掉入悔恨之湖無法自拔，母親點了一首舅舅喜愛的國語老歌「掌聲響起」，才唱完第一句舅舅就開始啜泣，引起了其他歌手的注意紛紛圍攏過來一起大合唱，舅舅的眼淚卻關不上了，從低哭到痛哭，他以左手撐持頭部，臉卻越埋越深，一群人在旁邊喊著：

「褚大歌，要加油！」

「要堅強啦！褚大哥！」

「不要哭，好好復健！」

「褚大哥加油！」

鑲滿亮片的金色旗袍反映陣陣光芒，有的人與舅舅握手，有的人拍肩，你只能揉著眼睛退到一邊，等唱到「經過多少等待，告訴自己要忍耐……」時，連母親也跟著悲從

中來。

二一五裡還有兩個活寶。魏X興本是一位導遊，生性幽默風趣，而且他的情況是同病房中最輕微的(可惜家屬的復健並不積極)，雖然左肢萎縮、下半身癱軟，躺在病床上仍很活潑，很喜歡和舅舅問早道好，成天喊叫125、125，還會胡亂唱歌，我與母親本以為他較好照顧，後來發現他很挑食，可能是以前吃慣各國美食，如今只要看到菜色不佳，一甩頭就不吃飯，任憑看護阿娟怎麼勸都沒用，等阿娟一走，他就顫抖著拉抽屜、找點心。

另外一位是阿貴先生，脾氣更差，他的四肢嚴重萎縮，無法下床，更無法站立，全身疼痛的結果讓他對什麼事都不滿意，一不舒服就直喊「小姐！」吵著要翻身要吃飯要換尿布要喝水，喊到看護小姐都麻木了，他只好喊得更大聲更淒厲，每隔五分鐘就喊一次，連其他病房的探病家屬也頻頻探頭關心，還熱心地提醒小姐，「二一五一直有人在喊，妳們要不要去看一下。」

好不容易等到小姐來了，阿貴又沒好氣地頤指氣使，要是不小心施力過大，阿貴馬上發出驚天動地的哀叫，「痛—啊！」、「痛死了啊—」

好像被凌虐得極嚴重，讓人啼笑皆非。

最近，舅舅也能叫出幾聲很像阿貴口氣的「小姐」，可是沒多久又回到：「五」、「一」和「二」，母親原本歡喜的表情露出明顯的失望，像一顆長有五官的洩氣氣球，但她還是一再拉著舅舅，要舅舅模仿她，開嘴、然後像打哈欠那樣閉合，以發出「好」的聲音。

「好」她唸一次。

舅舅也張嘴了，可是閉合前突然嘟嘴，發出「五—」。

「好」她又唸一次。

舅舅也張嘴了，可是閉合前又突然上下齒咬緊發出「一……」

「好—」媽媽改以慢動作教學，張大嘴，緩緩閉合出「X」的音，然後熱烈等著她的學生。

「Y……」舅舅頓了一下，「一……二……五……」

你清楚記得，當了耶穌代言人兩年後，舅舅的破爛計程車被砸了，阿姪跟人跑了，兒子開始翹課，甚至謊騙家人要隨球隊南下集訓，他變得更落魄，牙齒蛀了掉了也不補，整張臉黑黃黃的，身上的衣褲沾滿污垢油漬，肩垮背垂的難看死了，尤其是那對永遠睡不飽的黃濁眼，每次來訪都一付歷經劫難剛剛脫離險境的狼狽，而且每次來就是借錢，一吃飽就開始談錢，再從錢談到這幾年所受的委屈，「我被國民黨害得啊，」

這張挺胸悲號的表情在他喊「天父啊！」的時候也出現過。「害得淒慘落魄，到處打壓我，之前開的那台新車，被他們叫人來製造假車禍，明明就是他來給我撞，說住院一個禮拜要賠四十萬啦，×你娘，笑破人的嘴，我被國民黨害得喔……」

母親在一旁冷眼觀看，帶著滿肚的不耐和憤怒突然暴出「國民黨那裡打壓你？你有多了不起讓國民黨還要監視你、打壓你！」

舅舅不可置信地瞪視著媽，咆嘯地吼著：我有台獨色彩，我是異議份子！

你與母親開始苦口婆心地規勸，去看看精神科吧。

每次都被狂怒砸得滿臉豆花，舅舅說妳們太天真了，那暴跳如雷開始顫抖的身軀，讓你開始懷疑，有病的可能是自己，可你明明看見，就在他脫口說出「謝長廷要找我做副總統，蘇貞昌還不夠格……」時，連八十四歲的胖阿嬤都噗嗤一笑，肥胖的肚腹明顯抽動了一下。不到一年，舅舅在深夜的快速道路上急性腦溢血，在所有意識喪失前的最後一秒鐘，他握緊方向盤，連人帶車衝撞安全島。

母親說，阿公過世那年，舅舅才二十歲，年輕帥氣，還有一付好歌喉，和當時已小有名氣的歌手林文隆相識，準備在歌唱界實現夢想，可是家裡沒有稱頭的衣服、沒有買樂器的本錢、沒有相關領域的人脈靠山，當林文隆和歌林天龍唱片簽約時，舅舅還在老家後山吊嗓子，他為了練丹田，搬了顆大石頭壓在肚上睡覺，他始終怨恨阿嬤，只讀到國小畢業就被逼著去做工，徒留一個歌唱比賽的亞軍。

日後獎盃上的塵埃越積越厚，徹底掩蓋曾經閃過一絲光明的人生。

你聽著感到挺心酸，最近讀〈駱駝祥子〉，腦海裡常有一個黝黑粗壯的悲苦車伕形象。

退盡繁華的舞廳，九點整熄燈。

從沒起來過的繼續睡，還不想睡的也得睡，一切又回復平靜，幾近死寂。偌大的冷冷清清的舞池，沒人憑弔以往夜幕低垂後的光華，卻總有揮之不去的悶重的屎尿味口水味，你相信，一定還有蠢蠢欲動死不瞑目的叛亂份子，好像就等著一個鼓點一串拍子，立刻復活。

護士小姐已全數下班，只有幾位看護哄著不睡的老人家：「妳不水餃我不能圍家，怪點水餃。」

終於，最後一盞燈也暗了，壁上橘黃夜燈張大眼，吐出微弱溫暖，幾個重症病房傳出呼吸器賣力工作的呼魯呼魯，提醒從沒起來的生命繼續生命。

在幾個值夜班的看護都熟睡後，音響突然對準舞池放出熱烈的搖滾樂，然後是沙啞性感的女聲唱著「我的熱情啊！好像一把火！燃燒了整個沙漠……」

舅舅首先被吵醒，異常俐落的起身，以右邊為支點，將左邊甩落輪椅；接著是魏X興，滾下床爬上輪椅後，嚷著125、125，「等我啊。」

玉枝嬾甩著頭左提右抬，進三步退三步中跳進場中央；陳小妹摸黑去按每一個電燈開關，一下子叫醒了所有幾乎忘記旋轉樂趣的七彩霓虹燈，從二一一到二一九，跛著腳的、歪頭斜眼的、拄拐杖的、推輪椅的、尿布鬆脫的、口水滴了胸前一大片的，還有人拖著自己的呼吸器趕來，然後阿滿嬾進場，滾著輪椅周旋在眾人間，合著拍子唸出她的專屬RAP：

我要坐火車，我愛緊返去，我孫巴豆妖~

嘿！你、妳、你、妳、你住哪？可不可以給我零錢~

又又又~我要坐火車、我愛緊返去、我孫巴豆妖~

舞廳風華終於重現天日，每個人奮力踩住節奏扭腰擺臀點踏轉躍，隨著熱情的沙漠，啊！啊！啊！其中最熱情的就是陳X貴，間或點綴幾句：小~姐~啊~太陽見了我，痛—啊—也會躲著我，啊！它也會怕我這把愛情的火~小~姐~啊~痛—啊—

眾人揮汗如雨，隨著各色幻燈轉動，叛亂份子搖擺得更用力，大家齊聲唱出：

沙漠有了我（啊！1—2—5—）永遠不寂寞（啊！1—2—5—）開滿了青春的花朵 我在高聲唱（啊！1—2—5—）你在輕聲和（啊！1—2—5—）陶醉在沙漠裡的小愛河
.....

我的熱情 啊！好像一把火！燃燒了整個沙漠……太陽見了我（啊！1—2—5—）……

能擔任重要的合聲工作讓舅舅很高興，他拉起玉枝嬾跳恰恰，可是扭不過她的八家將舞，只好找來宛婷，卻被宛婷興奮的口水甩了一身腥，最後擠入幾個貼在一起跳熱舞的男男女女中湊熱鬧，High到最高點！

而隔天是星期三洗澡日，所有病患不論癱瘓程度，一律要洗澡理頭髮，通常是這昏暗寂寥的養護院最忙碌而熱鬧的一天，一位看護幫舅舅理髮時可能施力不當造成傷口，又聽不懂「一、二、五」是有事要表達的意思，當他的剃刀再次經過那道傷口時，舅舅竟痛得爆出一句：「幹XX雞X！」（也因為這句話，中醫診所的生意更好了。）據阿娟說，那五個字，非常非常清楚，全二一五和附近工作的看護小姐都聽到了，房內外瞬間爆出清亮的笑浪，除了葉X福、謝X榮無法反應之外，其中笑得最響亮的，就是魏X興！

而養護院主任整天忙著追查瘋狂派對的幕後主謀，是誰惡劣地按下音響和擴大器，他從舞池上的地板裂縫、口水漬、尿漬、包括忘記歸位的鈴鼓、響板、塑膠拍手板，還有氧氣濃縮機的滾輪的零亂軌跡，幾乎可以斷定，他辛苦經營的養護之家遭外星人入侵，否則，已經猶豫不前、委靡不振的生命怎可能突然如此張狂！

加油！一二五。

